

●人在上海系列●

沈善增 著

伟大的情人墙

随笔精选集



SH 上海画报出版社

●人在上海系列●

沈善增 著

伟大的情人墙

随笔精选集



SH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情人墙/沈善增著. —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3

(人在上海系列)

ISBN 7-80685-112-7

I. 伟... II. 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2166号

策 划: 邓 明

责任编辑: 戴欣倍

装帧设计: 王建军

技术编辑: 鲍 屹

李 荀

伟大的情人墙

沈善增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4 印数0001-5500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5-112-7/J·113

定价: 12.00元

序

◎ 赵长天

上海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话题，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中国的另外一本历史书。

中国有两本历史。一本，是绵长悠久辉煌灿烂，给中国人露脸的历史：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说来底气十足，脸上放光。这是一本历史，一本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完整、最长久、发育最成熟的封建社会。还有一本，不过一百五十六年，则是中国告别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一声再见，说得可不容易，有着割断母亲脐带的痛楚，痛的是不能一刀两断，一割，就割了一百多年！

前一本历史，虽荣光，毕竟过去了；后一本历史，几乎不堪

回首，却必须面对，因它将通向未来。所以，当中国人放眼未来的时候，就把目光聚焦到了上海。

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上海呢？

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留恋、赞叹，或许还夸大了那个年代的开放和繁华。一段五味俱全几乎不堪回首的历史，变成沉缅于中的陶醉，虽然有其可以理解的心理动因，毕竟是浅薄的。所以，关于上海，尽管已经有了很多文章很多书籍很多画册，但关于这座城市的感受、研究和理解，还刚刚开始。

这套“人在上海”丛书，是请一些作家从比较个人的角度来观察上海。或许比较感性，肯定相当局限，它只是某一个人亲历的上海，看到的上海，感知的上海，是一堆细节。但对任何东西的了解，都是始于细节。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城市，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如果在三十年代，就有一批生活在上海的各种各样的人，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表达出他们对周围的观感，今天的人们就会超出灯红酒绿的浮华表象，对那个年代的上海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人在上海”，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观察上海的角度，为历史做着有意思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是说不完的。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无我之境

外滩,上海的长廊	3
伟大的情人墙	9
石库门的有名	14
挤车交响乐	17
影响我性格的桌子	21
邂逅的梦	23
古董与时装	29
书法廊赞	33
上海生态第一大变故怀旧	36
解构谈恋爱	39
静气逼人	42
乐于吃亏	45
石拱桥留石榴树	47
书店的书卷气	50
化妆间里的电视机	52
借问漫画何处有	55
《宿怨》与上海怀旧	58
海带来的震惊	61

第二辑 有我之境

迟来的哭	67
阿爷的遗产	69
生命实验	73
首先培养一个好人	77
幸福的定位	82
从“三一庐”到“三一居”	85
献辞表寸心	88
童男剃	92
我的减肥观	95
自学出能力	99
小说及散文与我	102
金陵杂记	104
少年只识书滋味	108
不惑是一种境界	111



无我之境

外滩,上海的长廊,它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上海的文化,这就是将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有机糅合、创新、发展的卓越能力。浦江两岸的旧楼新厦,就凝固着这种文化的恢宏交响。

外滩,上海的长廊

中国古典园林,很重视长廊的布置。若北京颐和园、无锡蠡园、苏州留园等,一廊逶迤,如线串珠,如脉贯身,熙熙然景物回巧,灼灼然境界全出。长廊就像元宵的舞龙,端阳的赛舟,能牵住你的目光,激发你的游兴。

外滩,就是上海的长廊。

外滩这条长廊,始建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规模,但直至九十年代,才可以说是进入了真正的成熟期。

然而,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外滩已经成为上海的标志,上海人心目中的骄傲。电影、电视剧中,只要出现外滩的空镜头,出现原市政府大厦古罗马神庙式的圆顶,出现海关大钟,出现和平饭店熠熠生辉的紫铜仿金字塔夹顶,出现苏州河口外白渡桥的钢梁,就毋庸置疑地把观众带进了上海。也许不是每个身居上海、路过上海的人都知道外滩是万国建筑博览,从外白渡桥绕上海大厦到金陵东路口,三公里的路段上,集中了欧洲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到早期现代派等各种风格的高楼楼宇;但几乎人人都知道,像南京路、淮海路、人民广场这样的景观,别处可能还有,可能还更好,像外滩这样的景

致，别说走遍中国找不到可以与之相称的，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外滩改造工程上马，当浦东开发，沿黄浦江东岸规划、兴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时，有些老上海心中是颇有疑虑的。新外滩工程能否和江畔那些多用整块花岗岩巨石砌成的雄浑大气的建筑相呼应？东岸崛起的新军，能否与这些旧贵族相匹敌、相媲美？能不能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会不会狗尾续貂，弄巧成拙？

这些疑虑并不是多余的。上海虽然有许多年没有搞楼宇建设，让二十四层楼高的国际饭店占据上海第一高度将近半个世纪，但到一九八三年，便有高过国际饭店的上海宾馆出现了，以后这第一高度的纪录就频频被打破。从建筑风格上来说，流线形结构、全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很快风靡沪上；隽拔的线条、明快的色彩，像穿着大红大绿、朝气蓬勃、叽叽喳喳的少男少女，突进人们的视野。人们始而惊羨，继而欣赏，逐渐司空见惯，却又感到不满足。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用音乐来譬喻，圆舞曲、小夜曲固然使人心旌摇荡、脚下生风，但到底是交响乐让人回肠荡气、回味无穷。上海人品位很高，上海人对外滩又爱之弥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原有的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对面，要建一个新时代的建筑博览，老上海有这样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只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新外滩一期拓展工程完成，更加上东岸的建筑像雨后春笋般地连片而起，一个焕然一新、光彩照人的新外滩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一扫珍爱外滩的老上海心头的疑云。新外滩是全新的，但新得有底蕴，不浮夸，没有那种暴发户炫金耀玉的俗气。新外滩是张扬的，但扬的是真情，

新外滩是**全新**的

但新得有**底蕴**

不浮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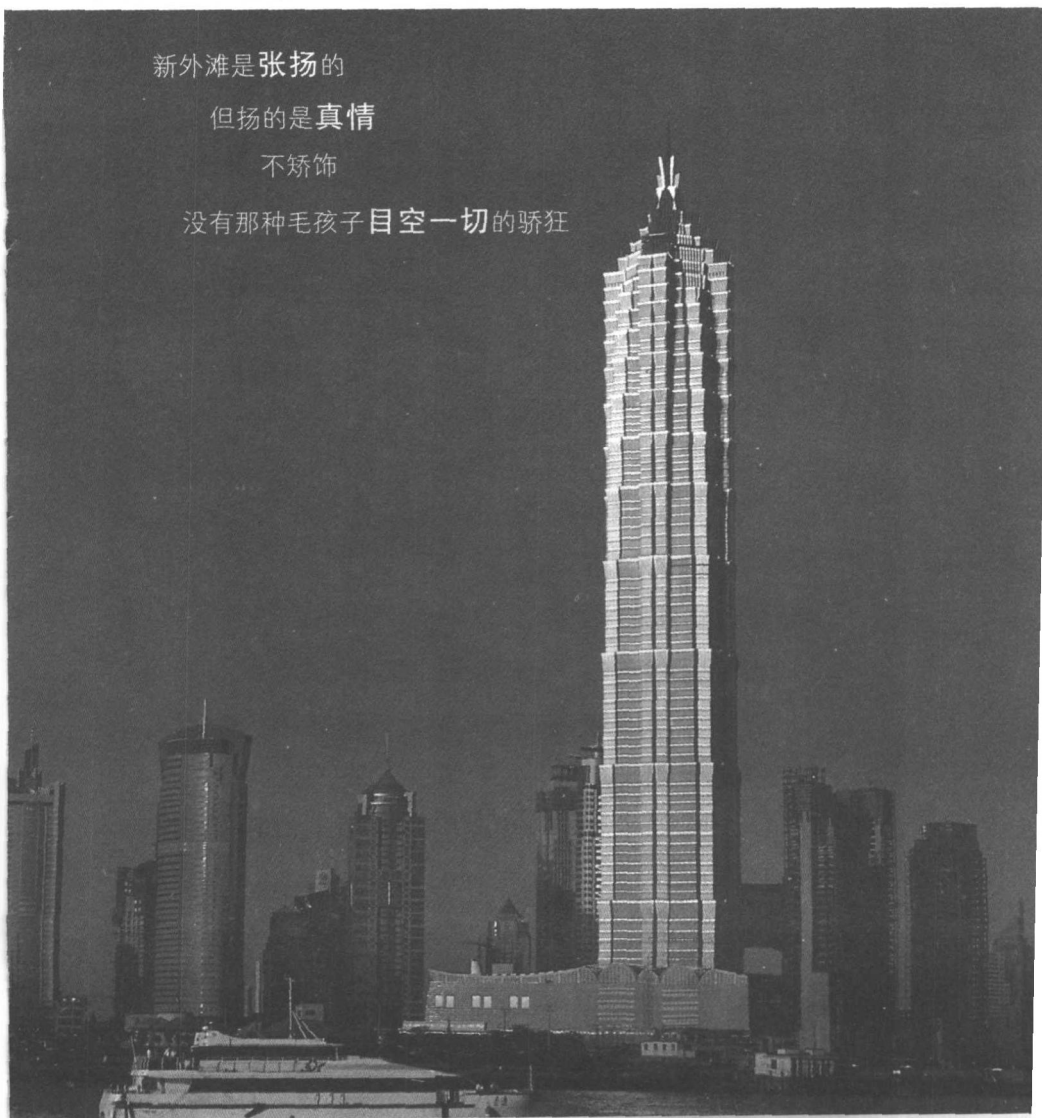
没有那种暴发户**炫金耀玉**的俗气

新外滩是**张扬**的

但扬的是**真情**

不矫饰

没有那种毛孩子**目空一切**的骄狂



不矫饰，没有那种毛孩子目空一切的骄狂。现为中国第一高楼的金茂大厦，草白色的墙面，主体穿空，像一座隋代无檐的古塔，裙楼像一条在浪尖上颠簸的渔船；我仿佛看到，淡淡的月光下，一位皓首银须的老渔翁，正在向儿孙们述说当年吴淞江边那个小渔村里发生的故事。这种情调丝丝扣着我的心弦。紧靠黄浦江东岸边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深栗色的砖墙，像一座古堡，又像一座高大的厂房，与楼前滨江大道临水的一排黑漆铸铁栏杆，以及平台上巨型的铁锚雕塑融成一体，我仿佛听到穿过时空传来的历史悠远的钟声。陈列铁锚的平台，原来是求新造船厂的码头。这家船厂成立于一九〇二年，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这样的氛围，使我流连往返。新外滩就是这样，一头牵来历史，一头通向将来，继往而开来；这样的现实，就丰厚、灵动，生趣盎然，意味隽永。

新外滩最美的时刻是在夜间。当华灯齐放，魔幻般的泛光照明，把浦江两岸的新老建筑照得玲珑剔透，宛若琼楼玉宇。灯光映在江面上，江水流光溢彩。人们闲步在宽阔的滨江道上，犹如步入仙境。据在黄浦江畔摆摄影摊的朋友告诉我，除了严寒的冬季，一年的春、夏、秋三季晚上，这里还是青年情侣的胜地。新建的防洪墙旁，依然一对对密密相伴，间不容拳。浦东的滨江大道，情侣们稍少些，但也把固定的石凳与不固定铁椅给占满了。我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话说上海人》一文中，将一对对紧挨着排在外滩防洪墙边谈情说爱这种文化现象命之为外滩“情人墙”。这些年来，外滩“情人墙”的说法已广为流传，但我一直以为，这种文化现象应已成了明日黄花。想不到今朝的沪上青年，包括本地长住与外来闯荡上海的，还是不约而同地奔



新外滩**最美**的时刻是在夜间

当华灯齐放

魔幻般的**泛光**照明

把**浦江两岸**的新老建筑照得玲珑剔透

宛若**琼楼玉宇**

灯光映在**江面**上

江水流光溢彩

“情人墙”来。不是开了那么多咖啡馆、跳舞厅、茶室、夜总会吗？摆摄影摊的朋友脱口回答我说：“在野外谈自有野外的味道。”外滩这样的都市中心，繁华通衢，变成了野外，乍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这正是上海人特有的思维、情感的自然流露。我立刻想起一位搞艺术的朋友，曾请我到共和新路边去吃夜排档。夜排档的菜价不比装潢一新的饭店里便宜，朋友邀我去吃的就是那种野趣。而所谓野趣，就是小圆桌和简便的铁管椅放在共和新路快慢车道的绿化隔离带旁，用餐时，一边有汽车隆隆驶过，另一边有自行车、助动车粼粼擦过，因此，助餐的便有灰尘和车辆废气，但我们真觉得有了野趣。上海人太缺少可接近的自然了，故而野趣成了美的代名词。上海人不自觉地把外滩视作野外，也就是把它当作游览景点，对它的美，给予很多的评价。

但新外滩确实是当得起这份高度评价的。站在这里，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与葱郁的森林的交流，可以听到庄重的慢板与轻盈的快板的唱和，可以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与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衔接；这样的胜处佳境，何处去寻，又何劳去寻？

外滩，上海的长廊，它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上海的文化，这就是将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有机糅合、创新、发展的卓越能力。浦江两岸的旧楼新厦，就凝固着这种文化的恢宏交响。

伟大的情人墙

除去一般城市居民的心理特点，又除去中国南方人群的心理特点，上海人身上还能剩下什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素质呢？

我想来想去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创造能力。

凡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反过来说，凡人群必有文化创造能力。但这是从广义上说的。从狭义上说，个人与个人，人群与人群，时代与时代，文化创造能力的强弱高下自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说的文化创造能力，是指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都具有明显创意的行为指向。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没有明显的借鉴与继承关系，在同时代中也往往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不为其它地区的人所认同。倘联系到中华民族是个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民族，是个拒斥创新，习惯于“代圣人立言”的民族，以往的许多文化上的革新运动常常打着复古的旗号，那么，上海人这种敢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在我所看到的表现上海人这种文化创造能力的现象中，外滩的“情人墙”是最为典型的。前不久，赵忠祥在《正大综艺》中还提到了“情人墙”，但

“情人墙”在今日上海已是历史的余响。然而，在文化史上，“情人墙”的意义将永葆其青春。我与同时代的上海人都曾做过“情人墙”上的一块砖。只有置身到这样的情境中，才深感到上海人文化创造能力之伟大。

产生“情人墙”有这样两条客观原因：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间的狭小。上海人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一室习以为常。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上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那些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可以想像。无奈何只能到户外去。公园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开门。夜公园开放期间，黑灯瞎火的地方也常有纠察、联防队员来巡逻，以保证公共场所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故而情侣们大量涉足的活动场所只有马路，于是“荡马路”就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情侣们荡马路自然愿意荡到人迹稀少、灯光昏暗的所在，这样又引出了第二个条件，社会治安情况较差。到冷僻角落容易遭到抢劫或流氓阿飞的侮辱，或者纠察过分热心的保护，不管情侣们是奋力反抗还是拔脚逃走，结果总是留下一段心有余悸的记忆，因此上海的情侣们不约而同地要找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众志成城，外滩“情人墙”就慢慢地自然形成了。

这里的安全是不言而喻的，而隐蔽却是上海人用心灵共同搭建出来的。客观条件也有一些。趴在防洪墙上，脸朝着黑黝黝的黄浦江水，局外人，包括赵忠祥在内的许多外地观摩者，只能看到背影，给熟人认出的概率少了许多。但重要的是一种集体的心心相印，一种共同参与创造适合生存（谈情说爱乃生存一大内容）氛围的勇敢精神。初到外滩“情人墙”里占一个位置，大多数人心理上还不能习惯，尽管知道左邻右舍都忙着自家的事务，无暇旁